

如果他沒有在沙發上睡著，可能已經上路了。他以雨傘當作拐杖，沿著一棟又一棟的國宅，走向下一個遊覽車的位置。這裡的國宅一模一樣，好像一排又一排穿著制服的軍人。他抬起頭，看到一戶人家的陽台，插著國旗，不禁加快了自己的腳步。

不過，右小腿的槍傷再次發作起來，他走到樹蔭下，想著自己的孫子，原本天真的孫子，自從進入台北的大學之後，逐漸變得怪異起來。大學二年級的暑假，孫子忽然從背包中拿出一面旗子，旗子的大小和一台現代的電視差不多大，旗面有著六種顏色，令他想到很久以前的五色旗，象徵著中華民族的團結，於是他以好奇的口吻，詢問孫子。

「爺爺，這是……彩虹旗。」孫子說。

聽完兒子的解釋之後，剛毅的眉毛不禁糾結在一起，滄桑的面容越來越猙獰。

「別把那面旗子放在你房間。」他回答。

「爺爺，難道你們那時候沒有軍人和軍人……。」

「軍人可不會這樣。」他憤怒地說。

「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伴，可不會作那種事，只有噁心的死玻璃才會。」

孫子把彩虹旗收起來。

「明天我和朋友有約。」孫子說。

「這該不會是朋友給你的吧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孫子說。

「……路上有人在發。」

「喔……。」他離開樹蔭，烈日照著他的帽子。他繼續前進，不理會舊傷，終於看到一輛遊覽車，停在街道上。

「我剛才接到電話，就是你嗎？」里長問。

他點頭。

「謝謝。」

「沒關係啦。大家都是韓國瑜的支持者啊。」里長說。

他絲毫沒有注意里長奇怪的中文口音，只是抱著期待的心情，握著扶手，緩慢地走上遊覽車。

遊覽車中沒有人認識他，但是他看到許多人拿著國旗，戴著國旗帽，甚至穿著國旗衣，他的心情不禁興奮起來，他的右手抓著頭上的遮陽帽，帽子上黏著一張國旗貼紙。自從民進黨意外當選總統之後，整個國家就變得完全不一樣了。

「爺爺，台灣一直再變，只是你不知道。」孫子說。

媽的，自從兒子跟那個婊子一起失蹤之後，他就莫名地背負了照顧孫子的責任。現在，孫子利用大學三年級的暑假，在速食店打工。只是今天，孫子的腦袋不知道出了什麼毛病，竟然宣稱他的想法過時。

「簡直是從戒嚴時期穿越過來的老人。」孫子說。

「無要緊某？」他身後的里長這麼問。

「……沒事。」他說。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

夜襲

他決定不要繼續想著孫子。一定是民進黨帶壞我的孫子，沒錯，孫子只是暫時對於國民黨失望，但是韓國瑜可以改變一切。

「Guá ka lí kóng, 郭台銘 to si 一个食米毋知米價 ê 有錢人，伊絕對袂曉為了 lán tsia-ê peh-sènn 說話，tsí-u 韓國瑜 e-sái suán 總統。」

「Si 啊，liân-au 朱立倫 huê 王金平，to si líóng 个飯桶啊，無成為總統 ê 能力啊，liân-au 吳敦義 it-tit 阻礙韓國瑜 suán 總統，唉叻，規个國民黨根本害了了，tsí-u 韓國瑜 e-sái 改變高雄，改變台灣。」

「某若會食氣，翁著會長志，毋 sióng-sînê，to 看看李佳芬，查某人 to 毋該出來搞政治，你 khuànn 蔡英文，共台灣 lang ê 亂絞絞。」

他發現自己不只不認識遊覽車的韓國瑜支持者，甚至不了解他們的語言，他露出驚恐的表情，站在遊覽車的前端，直到里長拍打他的肩膀。

「你 ê 便當佇遐。」里長說。

為了避免暈車，他決定坐在最前面，開始品嚐便當，但是後方的人已經開始使用遊覽車上的卡拉 OK。

寶島好男兒

歌：郭金發

自細漢著來離開 父母的身邊

一個人走東往西 流浪過日子

若非他抬起頭看著歌詞，他根本不知道這首歌到底在唱什麼鬼東西。他打開便當盒，但是沒有美味的氣味朝著他的鼻子撲過來。便當已經冷掉，不過米飯上擺著一根滷雞腿，他直接伸手拿出來。滷雞腿的表面油亮，但是為了自己使用已久的牙齒，他小心地咬了一口。

媽的，又硬又乾。

即使如此，為了不浪費食物，他仍然吃掉便當中所有的東西，包括軟爛的炒茄子、帶籽的番茄炒蛋，以及苦澀的炒菠菜，他懷疑這個便當是早上八點就煮好的。

他轉頭看著自己旁邊的位置，原本坐在那裡的里長已經跑到遊覽車的後方，里長與一群人聊著天，並且說服其他人點一首歌。

他覺得自己遭到冷落，但是他清楚原因，他把空便當盒放到垃圾袋中，垃圾袋就在他的附近，不過沒有什麼臭味。

「嘿。」里長走過來。

「你想不想唱？」

「有『夜襲』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當然有。」里長回答。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

夜襲

里長幫助他點歌，他露出感謝的眼神。是啊，他們都是韓國瑜的支持者，至於孫子只是比較直白，畢竟他一直寵愛著自己的孫子，從來不打也不罵。

漫長的台語歌曲即將結束，後方的乘客喊著。

「ka mái-kù 過來，gua-síng káu 要唱夜襲了。」

里長皺著眉頭，一個年邁的婦人交出麥克風，里長從遊覽車中間走到前面。

「……唱夜襲吧。」里長說。

歌開始播放，可是並非殺戮的旋律，而是輕快的電子音樂。

夜襲

歌：楊黎蘇

也許是遙遠不可知 也許是愈來愈靠近
我感到顫抖的前行 超越那絕望的叢林

「只是同名的歌曲啊。」里長拿走他的麥克風。

「抱歉啦。我只有看到這首，看來是沒有。」

「……沒關係。」他回答。

想要唱夜襲的他終於來到台北，遊覽車在自由廣場前方停下來。

「快一點。」司機說。

「沿著中山南路一直走就到了。」里長說。

「遊覽車會不會接我們？」他問。

「下午五點半，就在這裡。」里長說。

「你們先走吧。」他說。

「我腳痛，想要慢慢走。」

里長點頭，帶著其他支持者朝著韓國瑜的造勢會場出發。他朝著自由廣場看過去，發現中正紀念堂依然佇立在遠方。看到熟悉的事物，他不禁放心了。

他上一次來台北，好像是民國九十八年，孫子國小畢業，但是他只有每個月發放的軍人年金，於是他與孫子，搭乘台鐵，來到了台北。

他們轉搭捷運，來到中正紀念堂，過去的烈日和現在的烈日一模一樣。

「這裡就是台北。」

「雖然比北京小。」他不禁補充一句。

「爺爺以前有去過北京嗎？」孫子問。

「沒有，但是很想去，以後你賺大錢，就帶我去吧。」

「好啊。」孫子說。

「你看這個。」他牽著孫子的手，指著前方。

「這就是紀念蔣公的建築。」

「蔣公是蔣中正嗎？」

他點頭，然後指著牌樓的上方。

「原本是『大中至正』，但是一個民進黨垃圾把名字改掉了。」

「……爺爺，民進黨都是垃圾嗎？」

「當然，不然怎麼加入民進黨？」

他嘆了一口氣，後來，那個垃圾變成一個貪汙犯，證實了他的想法。他決定朝著韓國瑜的造勢會場前進。現在差不多三點，天空下著小雨，許多老人朝著前方的景福門走過去，一個老人提著一個袋子，注意著四周有沒有警察，販售著輕便雨衣，一群穿著國旗衣的老人，揮舞著國旗，唱著真正的夜襲，經過他的面前。

夜襲

歌：二十個年齡總和超過一千歲的老人

夜色茫茫 星月無光

只有砲聲 四野迴盪

他覺得自己的心跳變快，聽著他們的歌聲，不禁跟著唱起來，他們經過他的面前，於是他對著他們敬禮，左手把身體的重量全部撐在雨傘上，右手抬起來，舉到額頭前方，手指併攏。

他們沒有因此停下來，但是他們朝著他露出微笑，一瞬間，他覺得自己是他們的成員之一，他跟著他們走，造勢會場的聲音越來越清楚，他可以在歌聲之中，聽到主持人的聲音。

「讓貨進得來，人出得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讓國家安全，人民有錢，全台發大財，好不好？」

他們的歌聲越來越大，悶熱的空氣與銳利的雨絲無法阻擋他們的熱情，但是前面的老人忽然咳嗽，於是不再開口，只是聽著同伴的歌聲，然後轉頭看著他。

「你是什麼兵？」對方問。

「……我可是士官長。」他說。

「喔。我們這些人都是軍官。」對方回答。

他們繼續前進，但是他不想繼續跟在他們後頭了，而且他的小腿的槍傷再次復發起來，中槍的時刻，子彈直接打碎骨頭，於是他不到四十五歲，就提早退休了。

「爺爺，你為什麼中彈？」國小畢業的孫子問。當時他們緩慢地穿過自由廣場。

「那是民國六十七年的事了。」他說。

「民國六十七年？」孫子的眼睛明亮起來。

「沒錯，民國六十七年，八二三炮戰，我是一個士官長，協助連長指揮砲兵。」

「情況可是很危急，很可怕，許多士兵被砲彈打死，上半身或下半身完全不見，我曾經看到一塊砲彈的碎片擊中一個士兵，那個碎片和菜刀一樣大，卡在士兵的身體。」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

夜襲

「可是這個士兵沒有馬上死掉，他看著我，然後低頭看著自己的傷口，一直不停說著『我不會死吧？小吳』，最後他扶著牆壁，緩慢倒下去。」

「……你不要再說了。」孫子蓋住耳朵。

「好，好，好，我帶你去中正紀念堂。」他哄著孫子。

「借過一下。」一個老人喊。

他握著雨傘，走到一旁，老人的後頭跟著其他的老人，有男有女，抱持著參加派對的心情，揮舞著國旗。

「要買國旗嗎？」一個老人喊。

他轉頭，看到一個老人，手上拿著許多國旗。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原本是一百五，今天韓國瑜造勢，算你便宜，只要一百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他指著自己的帽子。

「可是那面國旗很小啊。」對方不願意放棄。

「你看我手中的國旗，比較大，而且很輕便，很好揮，到時候你在後面拿著，韓國瑜一定可以看到你。」

對方是退休的行銷人員嗎？他對著對方揮手，並且搖頭。

「不用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他瞪了對方一眼。

對方離開了。

終於，他鬆一口氣，覺得自己必須趕緊前往韓國瑜的造勢會場，明明景福門就在前方，可是莫名的支持者以及恐怖的往事不停地糾纏著他的雙腿，他的身體，他可以聽到韓國瑜支持者的吶喊，以及造勢台子上各個政治人物的發言，可是他就是到達不了景福門，好像一個渴望前往公園的小孩，穿著特殊的小布鞋，但是小布鞋無法幫助小孩前進，只有在每一次鞋底碰觸地面的瞬間，冒出廉價又鮮豔的光，以及刺耳的音樂。

他看到一個老人坐著輪椅，後方由另外一個老人推著。他不禁羨慕起來，可惜已經長大的孫子，不願意陪著他一起參加韓國瑜的造勢。

原本銳利的細雨，忽然變得瘋狂起來，他立刻撐起雨傘，身體不再由虛弱的雙腳支撐，背部靠在中正紀念堂的圍牆上。大雨來得又猛又急，好像共匪的砲彈，在下午對著這些韓國瑜的支持者進行突襲以及圍攻。

媽的，王八蛋，真是的，雨快點停，拜託。

他聽著雨水打在傘面上的聲音，又快又大。

雨水沒有聽見他的聲音，他想要回到自由廣場的牌樓，但是屋簷底下聚滿了老人，於是他沿著左邊的小徑走，樹木包圍著小徑，樹葉多少阻擋了雨水。

許久，他看到小徑的末端是一個小涼亭，涼亭中甚至擺著兩台飲料販賣機，但是礦泉水已經完全沒有，只有年輕人的飲料，於是無奈的他掏出零錢包，買了一瓶可樂。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

夜襲

他用力轉開蓋子，氣泡差一點衝出瓶口。他喝了一口，媽的，可樂太冰又太甜，還是從前的彈珠汽水比較好。

他站在涼亭下，發現一些支持者仍然站在柏油路上，撐著雨傘，穿著雨衣，甚至什麼雨具也沒有，直接站在雨中，享受著雨水帶來的冰涼，可惜他的年紀，他的槍傷，他已經沒有辦法冒然行動。

「欸，好巧喔。」

他轉頭一看，發現對方是願意幫助自己的里長。

「其他人呢？」

「去躲雨或去買東西了。」里長說。

「你有沒有遇到認識的人？」里長問。

「沒有。」他回答。

他們互相對看一會，直到里長決定挖出一個話題。

「你是外省人吧？」

「是啊。」他說。「我一直以為你們那裡也有很多外省人。」

「我們這個里，本省人比較多。」里長說。

「我覺得你的國語說得很好。」他稱讚對方。

「不會啦。我苦練出來的。」里長回答。

「其實吼，有時候我非常羨慕外省人，不會台語沒關係，而且不用罰錢，以前容易進入軍公教。」里長說。

「我沒有惡意啦。」里長補充，沒有撕裂族群的意思。

「我知道你們很辛苦，畢竟從大陸逃過來，離開原本的家鄉，當時的共產黨和現在的民進黨一樣恐怖。」

里長嘆一口氣。

「好多年輕人竟然支持蔡英文欸，一定是遭到洗腦了。」

里長不停抱怨民進黨，可是他不要聽著里長練習國語，里長的一些發音仍然不是非常標準，而且講到一些詞語的時候，就莫名地使用台語。他不知道該不該糾正里長，不過，想到他們一起為了韓國瑜而來到這裡，他不好意思多說什麼。

里長的手機忽然響起。

「喂？你揣無路？你佇佗位？pah-huè kong-si 喔？Si 母 si u-kàu uán 啊。tsí-u 你嗎？猶有其他人喔。好，恁待在那裡，阮 kuè-khì tsau 恁。」

「抱歉，有里民迷路了。」

他對著里長揮手，里長撐起雨傘，跑到大雨之中。

「tsioh-kuè tsit-e, tsioh-kuè tsit-e。」里長說。

里長的身影逐漸消失在人群和大雨中，於是他一小口，一小口，喝完手中的可樂。

雨停了，但是莫名的疲倦湧上他的心頭。他丟掉手中的空瓶子，然後一拐一拐地，沿著坡道，走到國家音樂廳，最後坐在國家音樂廳的屋簷下方，他找了一個舒適的角落，遠離門口與窗

戶，他看到這裡坐著一些老人，但是他獨自一人，只能聽著其他人聊天。

「聽說最近投資靈骨塔特別賺錢欸。」

「真假？你有買嗎？」

「目前沒有，我的兒子一直拜託我不要隨便投資。這是我的退休金欸，我想要怎麼用，他管得著嗎？」

「話說回來，我的孫女啊，她和一個醫生結婚才一年，連小孩都沒有，竟然想要離婚，然後我的兒子一直不願意告訴我。拜託，他以為我失智嗎？我的頭腦非常清楚，夫妻吵架本來就是經常發生的事，你知道之前那個搬走的林太太嗎？聽說她的先生有時候喝醉就打她，可是他們也沒有離婚啊，現在的年輕人真奇怪，動不動就結婚，動不動就離婚，然後不想要生小孩，不想要發大財。」

「一定是民進黨在網路上散播假訊息，所以年輕人才不願意支持國民黨，他們總是自以為很懂，但我們吃過的鹽比他們吃過的飯還多。」

「這也沒辦法，國民黨的廢物和孛種太多，不然韓國瑜怎麼到現在才成為高雄市長？那些廢物和孛種就是抓著權力不願意放手，所以國民黨才變成這樣。」

國民黨，韓國瑜，民進黨，年輕人，我兒子，我女兒，我孫子，我孫女，我的錢……。他聽著其他的老人聊天，想到自己的家庭，一個殘缺不堪的家庭，一個只有祖孫兩人的家庭，一個遭到砲彈轟炸的家庭。

他再次想到那個砲彈碎片刺入腹部的士兵，那是他第一次見到一個人如何死亡。在金門，他經常見到死去的人，但是他從未遇到一個人緩慢死在自己的面前，雖然那個人只是一個砲兵，名字叫張初慶，但是他從未告訴孫子，因為現在的孫子相信自己，認為世界繞著自己旋轉。

放屁，全是狗屁，踉個什麼二五八萬。月薪兩萬二？沒錢買車買房？那又怎樣？當年的他可是在如同地獄的金門中存活下來，砲彈好像雷陣雨，準時在夜晚的時候落下，可是無論他怎麼描述，長大的孫子已經不在乎，好像那些距離現在不久的戰爭，只是一部又一部黑白電影。

「簡直是從戒嚴時期穿越過來的老人。」孫子的話再次浮現。

媽的，鈔票不能止住歷史的傷口，況且中華民國的傷口從未結疤，由於該死的民進黨，傷口越來越腐敗，流了膿，甚至長出了蛆，可是他只有一雙行動不便的腿，一顆不死但凋零的心，以及一張沉默的選票。

他的背靠著牆壁，雨傘已經收起來，擺在一旁。在雨聲、談話聲，以及造勢活動的噪音之中，疲累的他再次睡著了。

「我找你好久了。」里長說。

他醒過來，看到里長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造勢結束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關係，現在的手機可以錄影，而且網路上有直播，可以重複撥放，還可以快轉，非常方便。」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

夜襲

他跟著里長走向遊覽車。

「你為什麼要找我？」他問。

「里民服務啊。」里長說。

自己根本不住在這個里，他想要開口，不過他保持沉默。

「放心吧，還有人沒有過來。」里長觀察著他的表情。

他坐在遊覽車的第一排位置，里長掏出自己的手機。透過螢幕，他終於見到韓國瑜。

你這三年民進黨的執政，很對不起的說，做得太差太差，所以韓國瑜在這裡鄭重宣布，我準備承擔任何重要職務，為了中華民國，不惜粉身碎骨。

為了中華民國，不惜粉身碎骨。

韓國瑜的演說不長，他把手機交給里長。十分鐘之後，一群老人拿著從百貨公司買來的東西，回到車上，最後，里長清點人數，司機關上車門，他們即將離開台北。

他想著怎麼表示自己雀躍的心情，向孫子證明這一趟旅行具有價值。

今天早上，孫子整理著自己的背包，準備前往速食店。

「爺爺，你的腿傷怎麼辦？」

「這是我的身體。」他看著中天電視台。

「……爺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的槍傷怎麼來的？」

「八二三炮戰啊。」

「我當然知道是八二三炮戰，可是既然是『炮戰』，為何你遭到『槍傷』？況且八二三炮戰在民國六十八年就結束了。」

「我已經說得很清楚，就是八二三炮戰。」

「那當時發生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共匪對著我們開炮啊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共匪想要統一啊。」

孫子翻白眼。

「我當然知道你必須守護金門，但是當時你為什麼遇到槍擊？爺爺，你可以不要呼嚨我嗎？」

「我就是為了守護金門才遇到槍擊啊。」

「所以誰對你開槍？水鬼嗎？」

「不然你覺得是誰？」他反問。

孫子拿起鑰匙。

「……爺爺，你簡直是從戒嚴時期穿越過來的老人。」

「現在是自由的時代，但是你和國民黨一樣，一直不願意面對真相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他抓起遙控器，調高電視的音量。

「沒事，我要出去了。」

他打開門。

失眠的他走出房間，拿著手電筒，手電筒包著一層紙，以免燈光太亮。身為一個士官長，他繞著軍營，想要確認哨兵有沒有堅守崗位，以及對岸的水鬼有沒有過來。

他來到沙岸，聽著海浪的聲音，以及自己微小的腳步聲。

他抬起頭來，天上全是星星。

「士官長？」

他的手電筒照向哨兵。

哨兵坐在沙岸上，右手勾著步槍的板機，左手握著槍管。

槍管朝著自己的下巴。

「不要開槍。」為了避免共匪聽見，他放低音量。

「其他人正在為了國家奮鬥啊。」

「……張初慶死了。」哨兵回答。

「你不想要為了他復仇嗎？」

他往前走了一步，沒想到哨兵的槍管對準他的小腿。

第一槍。

「對不起，士官長，我沒辦法。」哨兵說。

「小張，我來了。」

第二槍。

他趴在沙岸上，手電筒照著哨兵，哨兵的步槍從身體滑落而下，哨兵的頭往後撞上沙岸，嘴角不停地冒著泡沫，頭髮之間流出鮮血，染紅了沙岸。

另外一個哨兵朝著他們跑過來。

「士官長？怎麼回事？」

「……我們遇到水鬼。」

「……他想要上廁所，所以……。」唯一活著的哨兵說。

「這不是你的錯。」他回答。

後來，在病床上，他告訴連長真相。

「你做的很好。」連長說。「水鬼比較容易解釋。」

「那個哨兵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吳良榮，我問了其他人，他和張初慶是……非常要好的朋友。」連長回答。

「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去八三么？」

「……好像沒有。」連長說，「真可惜啊。」

媽的。

後方的乘客開始唱著日文歌。

夢で泣け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
夜襲

歌：北原謙二

捨てる未練が 荒野の果てに
赤く染まって 消えてゆく

他看著窗外，雨已經停，但黑夜來了。